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十一冊

兵部

卷七

卷八

卷九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七卷

萬曆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兵科等科都給事王致祥等一本披瀝血誠懇乞

聖明亟賜罷止內操以消隱憂以光

聖德事臣等聞天下快心適意而其實有不可測之憂方其無事也將狃於所可樂疑言之者過而不吾信及其破壞決裂而後救焉則爲計已晚是以明者及其未萌而圖之臣等觀於今日之內操是已夫內操不可之狀節經諸臣言之其間考古據今防微杜漸疏無論數萬言章無論數十上乃冬操甫散春操啟行率不能回

聖心之萬一者推

皇上之意不過陳扈從備軍容而左右近習之臣揣知

意旨遂部署隊伍導以下操而

皇上見其甲隊之齊羽旄之美因樂之而不厭耳然使

皇上誠有可快之樂而無意外之虞此三千內兵誠有希賞之利而無趣事之勞已非

帝王之盛節而況大有可憂伏於其中可嘗試而不爲之所乎臣等謹撮其可憂之甚者熟數之於

前

陛下試垂聽焉自古人君貴端其好尙好尙一偏則便妄之門開而挾技逞能者各求自售以取寵

於是小人競進讒言惡聞耳目日眩而精神漸移用入行政必有不得其當者矣矧佳兵不祥凶

器危事逆德也其不可嚮尤稱甚大非玩好之比

皇上好此不已必失蒼生之望爲

宗社之憂此其可憂者一也

祖宗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操寸兵而各衙門內官原備監局之用非可選之以備操練也今

皇上一旦以供役之人充軍夫之任引入大內授以利兵

禁中爲演習之所

宸嚴聞閶闔之聲不但

九廟之神靈不安

兩宮之心志不悅而此三四市井庸流原非良家子弟其所隨從者又皆烏合之衆不逞之徒也出入

禁門莫可究詰或有奸邪竄藉其間爲禍匪細此其可憂者二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三千人者皆廠局之人也素厭膏粱驕逸成性今使之披堅執銳立於紅塵赤日之中前有擊刺之傷後有衝蹶之變其情蓋必有大不堪者矣臣等聞之道路喧言謂內操官籍籍紛紛怨聲載道無人敢告

陛下誠不知之且譬觀馬步之戲觀者甚美作者甚苦若

陛下再以天威臨之萬一窮蹙無聊曠憚失禦所以爲乘輿之震驚者豈其微哉

陛下縱自輕如

聖母何此其可憂者三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人君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以靈承之者非此身乎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雖聚精會神以頤

玉體猶懼不足而日逐逐焉輕試於戎馬之間矧鎗刀弓箭皆無情之物或一有觸犯所傷必多

皇上以至尊無對之身不保身以保民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非所以養和平之福而培壽命之源也此其可憂者四也夫此四憂者天下人所共知之而

皇上視以爲可樂然

皇上之所以可樂者有此於內操之外無待士馬而自足者臣請正言而無誅可乎鷄鳴問安龍樓視膳花萼相輝闕雖相和天倫之樂固在也日坐細旃夜對宣室吁咈都兪明良善起君臣之樂固在也拔滯什淹救災恤病百姓謳歌九夷通道樂以天下固在也萬幾少暇庶績咸熙習鸞和遊上林清御燕閑之樂固在也

皇上不以可樂者爲樂而以不可樂者爲樂天下不知

皇上之樂爲樂而以

皇上之樂爲憂則亦可亟能此內操以釋天下臣民之疑懼乎方今

內庭火災大工雲集井泉涸竭雨雪愆期

皇上方下修省之令出罪已之言若感召和氣以彰

皇上之德宜莫急於罷內操矣伏願

皇上思付托之重慎舉動之規戒危亡之轍諮諏治道察納雅言煥發

德音速賜

宸斷將近操內兵盡數放歸各理原管職事盔甲等項伏令巡視監牧等官逐一查明交還內庫馬匹三千盡發御馬牧養聽候四衛勇士領騎其加派草料容臣從長酌議以濟邊方之用則

聖德日新

聖躬日豫奸萌既杜隱患潛消而萬世久安長治之道端在是矣

職按

皇祖時以內操陳言者甚多就中明白條暢無如科臣此疏後來內操旋罷而以內操建言被斥者皆不次

召用

皇祖之感悟可知矣昔宋孝宗殿廷木馬志在復讐然符離之潰虜勢益橫人主患不斷擇將耳匹夫之勇何關於矇敗之數哉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兵部一本直軍祈免營操具疏未奉

諭旨再懇聖恩仍照舊法以示優恤以重侍衛事車駕司案呈該管理插刀圍子惠安伯助衛張慶

臻管理紅盔將軍新寧伯譚懋勛等據把總劉應時金守仁等稟稱前事切照人臣當官奉

國而奉行不力非臣也有害於國而議去不堅亦非臣也

祖宗朝設紅盔圍子手官軍拱護

宸居扈從

朝廟名不隸軍攻調發之籍足不履兵戎步伐之行故不責之營操定制也自萬曆十一年科臣唐堯欽始建營操之議欲畀東西把總以操閱之權給各軍以精利之器於歇班日在將軍教塲每月或三操或四操汰老弱擇驍練以爲隊卒所爲振武備防緩急者意非不善然彼若大漢將軍之操即管理大漢將軍者主之非謂管理者一人主操者又一人使軍有兩將政有兩出也况操者比試技藝程量勇力之稱而相沿至今器械不給隊卒不整僅僅以聽名而進應名而退之一點謂之曰操而且付之五兵營又一軍而屬兩將矣夫管理以勳臣巡視以科道部屬唱名復以

營官既稟仰於此復遙制於十羊而九牧之是重其擾也其不便者一多官寢以多事多事寢以多費歲得擔石幾何衙門支費紛出一鏹而衆酌之是速之盡也其不便者二清晨而趨赴竟日而伺候耳不聞金鼓手不執戈兵徒使夜有值宿之苦晝有追呼之煩一人之精力其能及乎其不便者三兩班三日更番一身半已上值下班三日內復割銅牌解比銷卯赴營聽點名曰三日之暇實無一日之閒私家之經營能幾其不便者四問之勛臣曰管理我也問之科道部屬曰巡視我也問之營官曰管操我也彼得分統轄之勢此不得專振勵之以權人與事則兩爭以害與病則兩諉其不便者五矧直軍守直一年居半寒暑不得擅離雨雪亦難解免視營軍操止春秋二季隊分上下兩番一遇風雨即得輒罷者異且東宮侍圍子手二千名數內外撥三百名均一披甲上宿而獨得豁免營操者復異似又非均勞逸一體統令懷感激而無舛望之道也抑漢臣云饑寒切身慈父不能有其子以直軍奔命趼踵曾無息肩筋力已苦外疲工夫弗得內顧衣食不給俯仰安資以五不便於軍而無益於

國奈之何而不歷數

聖明之前哉爲此披誠再呈乞與題豁免等因案呈到部爲照該臣看得紅圍二軍稱爲禁旅原專

宿衛之司不與戰伐之事即使果閒技擊亦同畫虎雕龍況乎僅點姓名竟成塗羹塵飯臣備員樞本職詰兵戎安敢以姑息之私情墮威嚴之大計惟是營操無益令甲可仍故敢仰乞

恩慈俯垂矜恤以慰軍士跂望之意以需

朝廷曠蕩之恩臣等幸甚禁直幸甚

臣按禁軍以宿衛爲專責故不隸於營操營操之議是治絲而棼之也舊貫可仍者此類是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麻禧一本爲助臣世鎮非宜釀禍已極伏乞

聖斷一併撤回以全世冑以奠遐方事職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自古記之矣故功臣世祿而不世官誠謂祿以酬勳官必擇人匪徒義盡抑亦仁至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唯此義不行然後有六卿分晉之禍然後有三家專魯之釁然後有藩鎮覆唐之患至如尉佗之割據於南詔也趙保吉之攘竊於靈夏也吳曦之背叛於巴蜀也又豈非世鎮階之厲哉故光武不任功臣以事而藝祖盡收節度之權見及此也我

朝功臣羣居

京師處尊養優不假以事權二百年來循循遵規豈其天性良慤實繇處置得宜耳獨奈何有世守雲南如黔國公者特與衆異耳沐英平定雲南則用以世鎮雲南固矣然楊璟不平定兩廣乎傳友德不平定巴蜀乎徐達不平定中原乎何不遂用以世鎮之耶如使沐之子孫果人人克肖其祖烈能爲地方捍大患弭大釁

朝廷且倚以爲固何不可者即不然而循規蹈矩過失鮮聞亦可相安於無事也而今果何如耶頃者接得該處巡按御史毛堪疏稱自沐獻替職之後一城之中突見新舊兩鎮與其父昌祚各用爪牙各收亡命剝削土司歲時貢獻無算夷月苦新舊之交征夷民受父子之荼毒武定亂民於城下面詬新鎮幾失全省今茲昌祚仍踵詐病告休之故習

奏其孫沐啟元自代而取

旨若寄行見祖孫之橫肆復如沐獻之世矣此按臣所爲抱先世之深憂而發憤言之也夫參隨竊童穉之權隱然一國之公其毒噬何極而投獻路開淵藪奸盜良民叩心一鎮爲甚又可再乎然則昌祚之請也謂其爲菟丘之營耳誰知其不肯邊釋耶啟元之得代也謂其爲箕裘之繼耳誰

知其兩鎮並建也計爵則世擁上公計祿則坐享三萬

朝廷何負於沐氏滇民亦何負於沐氏乃不用以篤忠貞而以恣欺詐不用以資保障而用之爲繭絲然則沐氏有益滇中乎有害於滇中乎

朝廷望其世守之乎寧望其世壞之乎職恒見有地方之責者其始往也必先慮地方有何等大害如備虜備倭巨寇神奸等事必熟思而審處之今往滇中者何嘗不以沐事爲首慮也是亦地方之一倭虜奸寇矣肉食不可以謀象賢自古有幾今日徒費諸臣之調停終無掇於奸棍之撥置拔本塞源總不如一撤之爲愈也職昔曾遊國學二三習禮勛胄分庭抗禮見其進退周旋恂恂儒生此其克享祿位之根繇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黔國公沐昌祚祖孫照諸勛臣例撤回

京師其所入之租征解爲之養贍其該處地方仍照各處設立掛印總兵官一員選賢推用則高位不至於疾債厚味不至於暗毒於此保全沐氏計安地方庶爲長策唯仰懇

聖斷亟爲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臣聞左氏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雲南土目軍民惟知有沐氏其地勢近也去天萬里建威消萌恒有藉焉不能不少寬文法若欲一旦革之同於勦舊則祖宗之意荒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榮等一本爲

祖制當遵私情當抑再祈

聖明收回

成命以彰法守以杜倖竇事武選司案呈照得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任意低昂不得已也前者鄭養性侯昌國相踵乞

恩概屬私情揆之

國制萬萬無當故科臣糾駁於先本部糾駁於后據理據例反覆備陳竊意

皇上聖明必不難收

成命於天下共守

祖宗之法矣不意本部之疏奉

聖旨侯昌國等已有

成命省遵前旨行後不爲例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鄭養性侯昌國陳乞無例故云后不爲例然原無此例今日尙且創例今日此例后日豈

不比例夫例也者載在

會典

祖宗朝斟酌百王刊著爲令欲萬世臣子共守之不虞自鄭養性侯昌國屑越之任意陳乞實竊

皇上之柄而不顧

皇上有違制之名史臣載之必曰某年某戚畹陳乞左都督某戚畹陳乞都指揮使俱取

旨如寄此豈可令天下后世見哉

國家紀綱所係本部職掌所關相應再行參止案呈到部臣竊惟

皇上所以馭臣工者有一定之

典章臣子所以昭敬順者有一定之名分若

典章紊而名分乖在

皇上不可予在臣子不可受在臣部亦不敢奉行也鄭養性之都督以明例論不可以伊祖父初授之官論不可以

皇上昔年一輩之

明旨論更不可今何敢安然受之乎侯昌國之都指揮使以明例論不可以有弟不得并職論亦不可今又何敢安然受之乎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敝袴至賤也而韓侯藏之凡以重名器而慎恩賞也况極犀玉之榮可輕加於幼穉之子乎忠臣有愛君愛國之念必無越理越分之思二臣冒濫多取以爲徼倖邀

恩便可明得意而誇耀戚畹之間矣然蔑

朝廷世守之成法犯天下萬世之清議則二臣爲愛

皇上乎愛

國家乎

皇上方當深惡而重罪之尙可容其僭越乎况二臣乳臭未脫世事未曉

皇上愛之以德教之以禮束之以法去其盈滿之念而約之以憲度之中是所以成就之也今

恩數太隆

寵祿太過彼馮其紉袴之習逞其侈泰之念驕奢淫佚何所不至是所以戕害之也二臣固不愛

皇上矣

皇上即欲厚愛二臣宜何擇焉臣部之職掌皆

皇上之法守也臣等倘將順一時詭隨含默他日

皇上若悟今日之非而責臣等以不執奏之罪臣等寧有死所乎故臣等守

皇上之法萬萬不敢奉行不得不再三煩瀆

聖聽伏望

皇上念

會典及一輩之

旨原是當年之

成命今日之

旨必啓后日之陳乞不難反汗使

典章名分不至凌夷

宗社幸甚

職聞漢明帝時馬皇后抑制外戚恩寵可謂千古后妃之法後來梁竇之禍及於三族皆乘勢

亂法所致也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貴州道御史涂宗濬一本中使越俎干政漸不可長懇乞

聖明嚴行戒飭以杜亂萌以重國體事臣聞掃除之役不許干預

國家大政

祖訓昭然爲萬世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蓋其人不知禮義但知投閒抵隙以中上之欲不惜廉恥但知曲意迎合以要

君之寵人君喜其言之甘而不覺其術之狡從而傾心委任必將巧伺喜怒擅作威福禍及君子
芟刈小民而

國家從此索矣不可以不慎也頃

皇上採礦權稅多差中使遍滿海內使虎豹窟于麋場豺狼乳于春囿生民之禍甚矣猶未敢擅議

大政雕琢縉紳蓋知

皇上聰明英斷未可輕侮若放肆太甚他日必且籍沒其所有而斷送其生命故不敢也未如如遼
命而出所過地方號令將官斬獲賊級撫鎮之功即我功也急聞

皇上豈不以淮之一出即遇天幸鎮守之事不可望乎然

勅書止差征稅孤假苦于無名故設店疏內暗入鎮守字樣妄意

皇上所重者在店稅所輕者在紀綱萬一得請則鎮守之事即同奉

旨允行斷可乘其間而竊之柄矣不然

勅書未載鎮守二字淮何爲撫言鎮守乎啖以小利行其大奸其計可謂狡矣然又恐才略未稱則

委任必不甚專故復地一疏貶駁撫臣自張智計若